復齋集

Carpentier

復齋集目錄

卷之三

雜著

讀書之要示子姪　習字畫示子姪
節飲食語示子姪　自警
持身之方示諸生　養德說揭壁上
復齋說　克復屛說
心松說　市隱說
汭東說　謙齋說
愼巖說　壽軒說

帶隱說　清石堂說
晩悟堂說　勝遊日記
國恤記　設南岡壇諭諸宗 代作
書贈月川諸生 李熹翼以訓長屬不佞開講于月川院
辭主倅請余會鄉儒設課
辭養士齋齋任
李侯 容泰 興學設教用表厥蹟告鄉中諸儒
府西永田書舍爲風雨所頹呈主倅

卷之四

序

鄉約序　青襟契案序
農軒賡和集序
送咸興宗人禎珪歸故山序
送咸興宗人鍾尙北歸序
贈普門上人序
記
益齋李先生影堂記　詠歸亭記
閔忠正公血竹記　葛天翁幽庄記
跋
門案跋　明岡遺稿跋

六有集跋

箴

自警箴　九容箴

九思箴

銘

復齋銘 倣朱夫子復齋銘　李侯 容泰 興學碑銘

節度使徐公 光復 碑銘　李侯 根豐 碑銘

金侯 宅圭 碑銘　文公 五潤 施惠碑銘

文桂洪頌惠碑銘　李侯 熹翼 碑銘

觀察使康公 鎔九 碑銘　全采奎頌惠碑銘

朱渼珏孝行碑銘　文貞源施德碑銘
風乎臺碑銘　孫鳳洋施惠碑銘

上梁文

通政大夫魏公啓性施惠碑閣上梁文
鳳德齋上梁文　詠歸亭上梁文
江城院講堂上梁文 代作

祝文

詠歸亭開基祭祝文
鳳德齋新建開基祭祝文
詠歸亭竣功祭祝文　九龍沼祈雨祭祝文

丹山湫祭祝文
驅蟲祭祝文
鑿井祝文

祭文

祭勉菴崔先生文
祭主倅李公 熹翼 文
祭仲父謙山公文
祭三從兄參奉公 啓銈 文
祭三從兄縣監公 啓采 文
祭三從兄丹溪公 啓宖 文
祭白六有齋 永直 文
祭李載升文
祭李友 碩雨 文
祭金堉洛中文

墓碣銘

童蒙教官農軒魏公墓碣銘 幷序

嘉善大夫中樞府事郭公墓碣銘 幷序

遺事

湖西水軍節度使魏公遺事

參奉魏公遺事

青陽縣監魏公遺事

復齋集卷之三

雜著

讀書之要示子姪

大抵讀書對卷皆要放開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則氣像急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功夫必先除去此病然後可謂眞讀書矣

習字畫示子姪

程伯子書字甚敬曰非要字好卽此是學盖習書時先正其心次正其體次正其筆然後字畫隨之以正如射者正

其體執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嗟夫俗之教寫者未知此理人未知字畫而先教草書放筆走筆無所不至烏得免胡亂塗乙哉古人有筆諫者心直則筆直者卽心正也爲學工夫莫切於正心也

節飲食語示子姪

易曰節飲食栗谷先生曰非徒節其飲食古人詩有云藥餌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蓋心兮本虛操則存舍則亾先生豈欺我哉汝曹其銘心焉

自警

凡事必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未之聞也

事事必師古則何患乎不成

持身之方示諸生

呂東萊曰端其視履齊其精神時其飲食審其藥石六氣雖沴於汝身何有哉盖愼此四者之戒則內感外感何足畏乎

養德說揭壁上

張浚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盖以忠孝爲心勤儉爲工則天必降福家道成矣

復齋說

夫復之義大矣哉復之爲卦也衆陰之極一陽始生雷動

萬物草木根荄皆含生意則最靈者人介然之頃藹然善端之萌其非陽復之義乎夫子盖取不遠復之義特許顔氏子故屛山翁云吾於易傳入道之門以三字爲符且以名其齋佩服而晦翁亦爲作銘則其於後學進修之方豈不誠切緊哉以余鹵莽安敢說復之理然而反復玩繹竊以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稟性靡有不善而衆人則爲利欲誘奪失其良知良能而不能復也雖或有一善之萌旋復旋失至於迷復者滔滔是也豈不可哀哉且生於剝陰之世欲獨復一線之陽不亦難乎誠使學者體夫天地之道勉勉不已眞積已久使一念之善至於萬善一陽之微

進於純陽則敦復之理亦將得矣是知克復亦顔氏不違仁之方而與不遠復其義不相遠也古人亦云希聖希賢余故因作自箴之秉韋聊以名吾齋佩符服膺庶以爲復初之一程云爾

克復屛說

問仁者非一而夫子教之各異盖因材篤之對症投劑也獨顔子之問以克復投之者以非顔子則不能也請事斯語至於無我如烘爐之點雪不須刻而消者皆以克復之功也然則其爲後學復初之方未有若是之精且切者也人欲希顔豈可捨此而他求哉是知己者我也欲生於爲

我雖痛舍之不能無渣滓復則失而更復也非聖人不能無差失必體認力行如堅壁清野遇賊厮殺然後乃可也人之有視聽言動也若有一毫非禮之干則已必棄之禮不能復悵悵然入於冥道擿埴而終身行之未得迷路之復矣余於是懼焉欲患乾惕造次必於是而每恐勿字旗脚半途險傾爲狂風淫雨之所拔去矣兹作一寢屏以顔氏四勿爲體大而書之以程子四箴爲用小而書之晝宵起臥常目顧察因以自警焉

心松說

李公在準晩築一茅於迦智山之東岡自署曰心松使余

記之余不敢辭者以有連楷之好而偏被眷愛也夫松植
物耳非如動物之有知有覺則以心加松不其近於迂乎
旣又解之曰心非松也卽翁也翁之心其必有介于松特
取而寓其心也歟古今人愛松者多輒以自號曰齋曰軒
曰亭曰菴者指不勝摟而此皆愛之以形不以心也余觀
夫翁之持身也貞不爲澆俗所濡染喫霜飽雪不負寒盟
翁之身固已松矣翁之飭貌也莊不爲時輩所撓沮櫛風
沐雨不變蒼翠翁之貌固已松矣翁之立志也固不爲邪
說所搖奪干霄凌雲不改其節翁之志固已松矣而獨曰
心何也心乃一身之主擧心則身也貌也志也皆在其

中矣噫世之人但知翁之號之是松而不知翁之心之是松豈眞知翁也哉如欲知翁之心者盍觀於松字是爲記

市隱說

余方閱麗史慕仰冶隱先生之道德忠義炳如月星欽歎不已日憑几而睡夢有一人偃蹇升堂而坐衣冠甚偉顏色雍容眞是有道者氣像余惶悚再拜而敢問誰也曰吾冶隱也余又拜而問曰地之相距千餘里歲之相後五百年而幸奉得拜實是不圖也先生曰余羞見麗之社屋托名於冶以隱吾身後孫零替無復繼吾之志吾以是爲恨

矣近有子之境內陽村居元杓隱於市而行義云子知其人乎曰聞其人而適未見也先生曰子爲一見之以吾所言勸勉之則豈不爲與人爲善者乎因悚然而覺乃一夢也將膏吾車秣吾馬從子于陽令適有吉君明七袖一冊子請余爲記披閱再三乃市隱記與韻也其義或取司馬季主之隱於卜肆耶董生召南之觀於市耶可知其門如市而心如水矣其德則孝友其義則米肉於養老米藿於產婦賻助於婚葬其實行異蹟卽先生所言佳子孫始知昨夢之非虛也因記夢而歸之

汭東說

汭之東友人金君學允隱居行義自號曰汭東余問之曰汭之爲江名以陽陽南也君之號不曰南而曰東無乃取陽復之理自震始而震乃東方之義歟曰義不敢當而吾先祖月峯先生享于汭陽祠而巢居在祠之東故追慕而然也曰然則君雖自謙而孝思又可知矣君天性溫和孝於親恭于兄尤篤於奬學與門子姪村秀才尋數講論咫尺城市足不一履其或天朗氣淸之際風乎山之東浴乎溪之東因詠而歸目今邪說詖行橫流滔天而砥柱特立不之南不之東不之西者其非君乎大而言之則我東在中華之東小而言之則君居亦在汭之東今君獨守吾之

舊東不入今之新東則萬新必東之時若有尋路之人其不曰吾道東乎如是而止曰其胤萬化甫袖一卷冊子囑余數語余以鹵莽不堪任此而顧其小少相孚之誼余亦守小華之舊東者敢為之說曰華東白髮只守東岡之陂非徒取其所居為先祠之東而然也其亦有志於陽復之震者乎

謙齋說

易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十四卦皆有吉凶悔吝而此卦獨著亨貞吉无不利之象則謙之時義豈不大哉盖

盈者終必有虛故天虧之地變之神害之人惡之理之常也故說命曰惟學遜志益之贊曰謙受益夫子序卦大有之後繼之以謙者亶其然乎噫往古來今稍有一行之善一言之得則便自盈滿肆然以大竟至於損雖有其初而鮮克有終蓋不知謙乃美德而徒爲形氣之邪所役也吁可悲夫故卦曰君子有終文友桂泰素篤於爲己之學家而孝鄉而恭卑以自牧者日屬余記其室余曰君已有謙德矣而何以謙爲曰此爲勉菴先生所錫而恒恐謙道之未盡故願得一言以爲箴戒顧余湔劣何能有資於君乎抑嘗聞此義於仲父謙山公矣願君勞謙之上又加撝謙

體天之道而益謙用地之道而流謙質諸鬼神而福謙以人之道而好謙謙謙謙不已則謙亨君子其非君子謙齋勉乎哉

愼巖說

愼者戒謹之謂人苟戰戰兢兢如臨淵履氷則其於存心養性之道庶幾得矣其或動靜云爲之間造次放心則便是不愼也故古昔聖訓必使人愼其獨而戒其閒居爲不善愼終追遠欲其祭祀必誠也金緘其口欲愼其言語也不及亂不多食欲愼其飮食也則爲己接物之道舍此奚求哉嗚乎叔季以降雖稱向學者閒居不善無所忌憚謂

祭無益不致誠敬謀酒謀食不良人賤躁妄發口不顧榮辱恬然晏然不知其將墜於千仞之坑塹溺于萬頃之灩澦大則辱先敗身小則蕩産滅家不慎之禍至於如此而況今蹄跡相交專騖於利實欲浪之時乎文君貞源楓庵先生賢胄也有志於誠慎之義以慎巖自號以爲箴其立志飭躬之篤可知也日囑余以一言顧余蔑學素乏戒謹之工已所不能而安能勉君惟願君毋謂已慎而遽怠焉慎而又慎至於成德豈不美哉雖然此皆復之所實踐者不佞之言無乃贅乎

壽軒說

古稱仁者必壽而其或不仁而壽者幸也非常也故五福之一曰壽著於書萬壽無疆見於詩則其祝君也祈親也洋洋春酒所獻者皆壽觴也噫吾見世人全昧於仁壽之理貪喫伐性之酒糜沈溺滅身之聲色雖日用延壽保命之丹終亦無益三十四十至於半百者鮮矣悲夫友人安君吉重以今徂暑之日遊於詠歸亭滯雨數日皤然鶴髮夐出塵海悅若神仙中人余欽艷而問其號以壽之義則曰少失所恃一未稱觥獻壽悅親終養而抱此終生之冤且身本軟脆沉痾累年恐未得下壽因以號焉而心自暗祝也今年至七旬亦可謂之壽而徒能食粟恐或見嗤於朋

儕也余聞其言而歎曰孝哉言乎以未得獻壽悅親而終身慕之非孝而何以身體之脆弱而一生謹愼非智而何孝且智可謂仁矣且見其器宇端雅文學篤實喜奬進生徒所與交遊者皆一鄕之善士余自幼情篤而今又共躋於稀年之壽故心豔而意悅忘其鄙陋而爲之說曰君今仁而得壽初非以偃仰屈伸呴嘘呼吸而壽也勉而益篤於爲仁之方至於頤耇之地如岡如陵如松柏之壽則豈不益幸哉

帶隱說

古之隱者或於海或於山或於市而其跡不一其才德也

其行義也出則可以經濟邦國處則可以奬進後學高尚其志遯世無悶者可謂隱矣君夫荷衣蕙帶潔身沽名終作南山之捷徑者豈可皆謂之隱乎坡山有一高士曰李學魯風儀峯秀骨相魁梧一見已知其有德氣像克家以孝友率躬以勤儉自少志學負笈於華西李先生之門操縵于勉庵崔先生之庭今幾三十年矣兩賢之道學忠義可以爲百世之宗師而君之見聞造詣已能薰漬焉古昔聖賢之書我東諸賢之文無不精究力踐而隱於帶江之上構一亭日與士友及聰俊講磨尋數此即栗牛兩先生講學論道之地而其遺風餘韻迨今數百年不泯者存焉

君可謂其化中出也亦可謂齊曾天性也且亭以同樂名樂朋友之遠來樂英才之教育不知老之將至峨冠博帶束以矜莊與帶金鬢玉者立而不恥俗擾世紛不入於方寸信可樂也余欲同泛于帶江之上挹餘波濯短纓者久矣天長路阻今又老且病旣不可得聊寄數語以續和帶江上汶山下採芝歌一曲焉

清石堂說

石之爲物也至頑而謂之清者何哉盖百川狂奔頹波激清者石也而石之清惟翁得而有之翁之清介于石而益清者矣是知翁之爲性居家而孝弟率身以節儉於宗族

朋友也惇義而有信且其肩宇瀅如德義潔然至於大義之辨則確乎其不可拔也邪說之斥則嚴若其不可動也風轉雨滌不染俗塵者八十年于玆矣以其璞玉之美而蘊而不沽白首嶔崎不作入貢之磬未成補天之彩則貲爲翁惜之晚築一茅于萊山之下署以清石石之頑者由翁而清則不可以頑物稱均是石也而頑者取之則頑清者取之則清清與頑在人不在石噫萊山之石不遇翁則終不免萬古之頑余不賀翁之清而賀石之清余亦一頑石固宜清者所棄而翁獨不棄或可變頑爲清乎否翁爲誰駕洛金基錫得采甫也

晚悟堂說

人非堯舜孰能無過然過而卽悟悟而卽改遷善不已則此是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人皆仰之實與無過等故以顏子之德行不能無過而不貳之功至於亞聖以仲由之高明亦不能無過而喜聞之學列於十哲則過而能悟非難也悟而能改爲最難也若其悟而憚改則與不悟何異嗚乎衆人蚩蚩青少放浪白首益過身蹈禍敗死而不悟此固不足道或有悟焉者安於暴棄曰吾敢學聖人乎厭然掩其不善而文過遂非者滔滔是矣悲夫余沉病月餘舍弟致德晝宵問其差劇而斂衽言曰弟本愚魯自幼無

孝友之誠亦蔑學問之功及壯出沒鄉黨沉溺杯勺益過
而不悟數十年矣今年過知非敢以晚悟扁室思欲改過
願垂一言之教以示遷善之方余聞其言而嘉之蹶然起
曰君旣悟昨日之非則今日之是亦不難致矣古人云若
知如此是病便是不如此是藥余何更贅余亦過而不悟
者多矣悟而不改者亦多矣不能自省况可省人乎雖然
其在友于之情安用皮毛爲無已則有一言自今必以修
身爲本修身之本不過一敬字而已願君勿以口悟必以
心悟悟而卽改改而又改喜聞而至於不貳則希賢希聖
之工其在斯歟夫子云觀過知仁又云過則勿憚改吾言

亦不外乎此矣君其勉之哉

勝遊日記

戊戌四月十五日聞淵齋宋先生南遊名山至朗州與三從兄啓宓發行暮宿虎洞全氏家翌日至鳩林訪曺士則時先生登月出山晩到會社亭因拜謁近侍覽大同契案三南陪從者至數百人午飯訖先生騎驢發程至廣巖玄進士基奉家跟隨留宿翌日同翫村後溪石滞雨信宿又明日過栗峙至康津石柱院暫休暮至萬德寺奉審宋尤菴先生及朴遜齋先生板上韻只有老僧延接曰奬庵所存粮惟有初春一斗麥少頃進飯誠難喫夜已深矣先生

因設講余誦克己復禮章翌曉行數里至海邊店朝飯舟
涉余進曰乘船多懼先生曰余已慣乘船少無懼色利涉
至永豐里金春化家午飯越骨峙暮入長興古邑王山族
兄致奎家明日登天冠山徐步遊觀王山宗中進饎饋衆
人傳餐于烽臺下日晚歸宿于長川齋其煙臺蘆花峯九
龍峯金水窟諸勝狀難以筆旣古所云小金剛實非虛語
也先生嘆賞不已與四從兄敬彬從弟致璋瞻掃于本生
高祖墓其碑乃去戊子春不肖之所竪者而居然十星霜
矣山形依舊海色如新悵然久之因吟一絕曰巖巖冠岳
屹無邊蒼翠浮空一色天羣山萬壑皆如拱信步登登道

眼圓陪先生問輟院後數十年各郡儒林以慕賢之誠設壇薦享者間或有之其禮如何且本郡淵谷書院是閔老峯屯村兩先生設享之址而至今壇享則路次參謁如何曰朝令既已輟院則壇享不可故吾至井邑茅村祠遺墟只以酒果拜奠而來先生觀存齋先生舊宅至社樹下宗人曰此樹在昔邑基時女妓歌舞之所故名之曰女妓亭先生曰改以三槐亭似好此是魏公家樹之意翌日午飯于巾山金武卿家暫休于春亭發行暫休基洞魏舜擧家日欲暮先生有不豫之色余進曰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先生答曰吾不好此等言余既陪從六七日困憊

太甚因拜辭而歸

國恤記

戊午十二月二十日 太上皇崩於德壽宮一國士女不知因何患緣何事而崩賊輩秘不發布且不能服國服遑遑莫知所措二十三日諱音至我坊内余聞卽往問之則此是的然而彼之彈壓尤甚於此際未知哭班與否服制如何云余曰五十餘年治國可謂有仁心仁聞臣民豈可不哭班無服制乎卽歸家率子弟設席于書齋後淨潔處痛哭盡哀婦孺皆驚歎而從傍止之曰何如是痛哭而無乃傷生乎余答曰余無官職而雖未得近侍龍顏然數載

觀光京試大駕舉動則頻爲立傍詳承其仁厚氣像且念
宗社將傾自不禁血淚迸出矣即日服喪而數日不撤屛
幔路人皆指點翌年己未正月初三日本坊内所屯倭兵
來而詰之曰有何事而如是哭班乎余直答曰被澤五十
餘年而爲臣民者豈可不哭不服乎彼輩竦然稱歎曰夙
聞聲望今見此事果慷慨之士也因拜辭稱嘆而去或者
謂亡國之主何可有服乎余責之曰壬午之變甲申之亂
上皇吾頭可斷吾膝不可屈云今雖由賊輩之所脅而
勒約己成觀此言可以見人君之像矣夫忠臣義士豈可
以亡國而無忠義之心乎是譬之一家父或亡家則子謂

以亾家之父而不服也是可乎二月因山時夏設屏障于
鳳德齋後淨潔處率子姪與村中老少哭班送文子憲奎
哭班于都城大漢門外因護喪駕于東大門外洪陵焉大
小祥日亦如因山時而鄉中士友亦皆服三年焉

設南岡壇諭諸宗 代作

嗚乎惟我南岡公羅麗名家我朝世臣粤在　中廟朝以復
坤殿事與金冲菴淨朴訥齋祥同時上疏被斥昭在國乘
吟鵬於長興子孫因居焉逮在　肅廟朝始得伸冤建祠
于龍溪面虎溪里鄉中章甫春秋腏享矣戊己毀院之際
亦爲毀撤士林之齎咨子孫之含冤謂如何哉噫數十年

來以壇享事累次門會門議不一至今遷延士林嗟惜曰千古謇直節義至於泯沒可謂有后而無后其爲子孫之羞恥口不忍言嗚乎伸寃設院之事莫大而先世草創焉今築壇設享之事微小而子孫豈可等視乎鄙等雖曰人不齒列財無擔石而其在慕先之道肝膽所激晝宵不寐敢玆發論惟我四派僉員勿爲異論一齊併力鳩財築壇竪石略具薄奠春秋丁享以表謇直之淸德以塞章甫之貽笑則想南岡公在天之靈欣然陟降曰吾乃有子有孫矣然則吾門雖曰零替而豈不猗歟韙哉千萬幸甚

書贈月川諸生 李熹翼以訓長屬不侫開講于月川院

夫道之不明由學之不講允澤講習朋友以之蒙泉正養君子以之則通古達今命有自天文不墜地者良以此也先聖豈欺我哉今我侯勵圖文治蜀郡之化庶復睹矣潮州之治可咸仰矣今承官講優賞之帖飭豈不欽歎而勉旃哉自顧鹵莽滅裂之質徒能讀也無益於惟斆之半歸而求之有師於允執厥中誤被僉員之報望謾忝訓任之特選初欲呈辭其柰面會之時迫實非飾讓徒見講錄之日催曾有匪求蒙之心每誦無好師之訓曰師曰弟難免羣聚之笑於經於傳其何余欺之列惟願僉君子第待命席擇其齒德得邵望報焉則於淺分豈不爲安哉然而粗

知爲學之糟粕釋其文義窮理盡性一也明其句讀溫故知新次也且鹿洞之講規鵝湖之論道皆以朋友磨礱也勿以人卑幸賜席末則欲一傍觀焉惟願僉員與小蒙精讀伺發高䜌鈴堂之選作一鄉之善士至於升學之幸甚

辭主倅請余會鄉儒設課

聖上右文之治八域均被而未有若吾鄉之對揚也神明崇儒之化百里同沾而無有如設課之切磨也伏念驚才入顧價增三倍蟲技敢彫步進百尺三夏薰陶之力在我寂淺十年茅塞之遷際玆始闢百廢俱興之中朝出題暮斤正不以爲疲千里分憂之下日一試而月三課亦怠其

勞且巷謠曰我有子弟我侯教之我有父母我民依之况
我參課之人爲如何哉於山見崇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
大羣飲充量一經品題雖無倚馬之才幾被登龍之席自
顧情勢七十老親下暫賜閒暇俾遂情私

辭養士齋齋任

夫講學習禮每會於杏壇之春修契有事幾遊於蘭亭之
日老安少懷鄒魯之風兹在冠揖童拜沂雩之清儀庶睹
何幸賢明莅府士農安堵今承士齋擇雅之帖飭豈無儒
林養望之清操然而清肅之地難免珷玞欺玉之誚珍重
之任未辨樗櫟雜梓之材伏望更加揚微之息誰爲豫章

之徐子幸垂詢廣之澤人有武城之澹臺另擇冠冕之望
俾樹士林之風伏望

李侯 容泰 興學設教用表厥蹟告鄉中諸儒

我鄉雖僻在海滋而猶有文獻之足徵矣何幸神明莅府
聚兌澤之講習養蒙泉之正功捐俸設教斯道復明立約
勵俗異端咸歸湖州學法蜀郡之儒風於斯爲盛海塾浦
村夏尋笆籬之物峽齋野氓盡墾茅塞之徑鄉議詢同以
爲銘口不足以記盛德欲爲永樹之計儒生曰今此興學
親炙最切獨堪此役僉議曰我侯興化立約豈一居接而
已陰崖寒谷自不無發榮之理則鳩財之方自鄉措處儒

生曰自接措辦以報勸奬之萬一

府西永田書舍爲風雨所頽呈主倅

州庠家塾聖世之遺規春絃夏誦右文之至治何幸天不喪文嶽維降神侯時下車興學之教大行崇儒之風極盛雖峽氓浦童始知爲學之方斯道復明異端咸歸伏惟鄙里曾以十室殘村僅有數間寒屋以爲肄業之所近來廢置者久矣自今春夏設講規無非下庇之盛澤也不意今七月二十二日夕爲盲風怪雨之所拔去長椽短榱飛掛於林梢傾棟攲樑轉渡於江郊拔木花溪嘆草堂之老夫破屋洛陽悤玉川之先生生徒無講學之所遠朋之會友

之室自顧殘村更欲移建而無地起樓臺之歎願賜大庇
寒士之澤

復齋集卷之三

復齋集卷之四

序

鄕約序

舉一鄕而約衆人是名鄕約其義大矣周禮有鄕三物八刑之敎月朔讀約之文盖其遺制也寥寥千載其法遂湮至宋有藍田呂氏推演三物八刑之義立爲鄕約而有四條相勸相規則德業也過失也先以孝友修齊爲本相交相恤則禮俗也患難也一是睦婣任恤之義有善者書于籍而有過及違約者罰之則鄕俗可以醇厚矣因爲時輩所沮終不能行考亭朱子因呂約參古今爲鄕約一編而

亦不果行至今志士恨之至于我朝文明有若靜菴退溪栗谷大賢輩出增釋約義惟演其條頒行州郡欲使化民成俗亦爲所沮而未就天不欲使我國比隆於周道耶噫乎俗儒曲士徒讀其文而不識所以行之蔑倫悖理者滔滔皆是則可勝歎哉何幸李侯容泰莅府明年百廢俱興專以興學鄕約爲先務眷眷申復精寫一冊又捐廩俸各賜一坊坊置都副正直月月朔講會讀約嚴立課程欲以成先賢未遂之志行之歲餘過能規德能勸禮能交患能恤宛爲呂氏之鄕豈不美哉惜乎公以匪亂移官而厥後至今我鄕之約規猶有存焉蓋知公之遺澤不泯也凡我

同約之人永守此規期之以化成俗美則豈不爲他邑之所取法哉

靑襟契案序

靑襟者儒林之本色而況我靑邱儒林苑然長靑久而不渝者乎嗚乎天地昏黑稍有靑色者朝而染之夕而濡之緇且涅非徒衣襟之無靑并其腸肚而變黑吁可嘆也一日文乘爲劉載邦魏啓憲來言曰際此天地翻覆斯文墜地所謂靑襟者日渝於異服殊音而不復知有我東文明之冠衣吾輩爲是之懼方欲修靑案契每以春秋揖讓乎樽俎講論乎經史挽回我東邦之舊俗而念旣有會則亦

不可無費故略鳩財力殖利而資其講信願垂一言而弁案余甚嘉之不可以不文辭遂爲之說曰此時此舉可謂晩矣然余觀夫世俗之刱契者始則志同誼孚署名修案終至貪杯盤爭毫釐風浪時起肝膽相隔刀名燒券者比比有之此余之獘也然旣以青襟爲契則案中無非是襟青人豈以襟青而有此等爭端乎抑有一語奉勉者凡同案者必須同聲同氣先義後利心之合如襟之合以吕氏鄉約朱子定規講討相勸固守青襟之本色勉勉不已則安知此襟將不爲一鄉一國儒林之領袖吾將拭目而竢之

農軒賡和集序

人之麗乎土而以食爲天者雖婦孺皆能誦農爲大本之說而眞知稼穡之艱難者鮮矣是以詩有七月而陳其艱書有無逸而戒其怠逸聖人敎人務本之意至矣自茹飮之世降而食土之毅與煙戶相接田野四闢無往不農而實知農之本者亦幾人哉吾里有士人魏公以農名軒寓志而遯世盖公平生志氣豪邁風神超凡如野鶴之在雞羣矣少好遠遊嶺湖形勝無不領略京洛權貴未嘗一接聞有大人勝友則千里裹足必往從而遊學焉白首晚暮以先墓之在長興移居于丹山躬稼食力時與園翁溪叟

徵逐酣飲樂志畎畝人不知而不慍公可謂眞知農者矣余於公不惟以忝爲宗誼樂其風趣而日往從焉嘗問農師之說曰耕心田者無日不捻公之農無乃耕于心田者歟相笑而罷後十年其肖孫聖欽編農軒原韻及士友所賡詩一冊請余一語余惟公旣署軒以農農以爲詩賡和者甚衆而俱是遠近名碩則此莫非耕心田之效也因恖拙畧敍公諱奉良字處仲也

送咸興宗人 禎珪 歸故山序

昔程夫子云氏族不繁蓋吾姓之謂也咸興宗人禎珪郎進士公諱自恭之後孫進士公移居于咸興子孫因居焉

數百年間忠孝節義道學文章間世并出南有存齋北有
葛庵兩先生以道學文行著名當世而未得顯達于朝至
今爲儒者之所嗟惜焉天限南北嘗以宗盟之落落爲恨
余以經第初楨寄名山外在京沉病適與君邂逅異鄉花
樹其喜可知而旋復忽忽告別畧敍數行以盡其未盡之
情

送咸興宗人鍾尙北歸序

吾姓之在東方者南則長興北則咸興而咸興乃進士公
諱自恭之僑居也雲仍之文學仕宦連世燀爀蔚爲關北
華閥進士公養德行善之餘蔭可知矣嗚乎南北之相距

爲二千里派系之相分爲十四世派譜之未合聲息之阻絶自先世而慨之何幸吾宗奉北譜一秩而來年過六旬背任足繭慕先敦族不憚遠涉之苦感歎何極且君之謹飭文華可謂法家拂士矣觀於君而僉宗之清德雅望又可知也將行略書顛末以備異日叙宗盟之一證云爾

贈普門上人序

從古賢人君子之於法侶交遊而贈言者多矣陶徵士之於惠遠韓文公之於太顛歐陽公之於秘演蘇學士之於惠勤是已往年冬余有事借宿于寶林之松臺有一老僧頭戴黑衲身着緇衫偃蹇誦經而跪松形鶴骨飄然有遺

世超塵之像余竦然敬之曰俗姓是誰法臘幾何曰姓文
而稀年加三日入山幾年日家世零替流離于朗州數世
年十五削髮於美黃寺近住于此余觀其動止安詳才華
超凡徧覽佛書與儒經知是空花實月中一人也慨嘆其
早未入於伊洛之門與之討論蓮花經明心寶鑑而歸今
又過此上人尚無恙如昨矣見案有蓮潭集再三披閱乃
沙門之一道經而蓮潭卽普門之祖師也可知其學之有
源也臨行略書數言以備山中故事云爾

記

益齋李先生影堂記

夫百世之後想仰神彩而瞻慕者莫寫眞若也婦人好女
子房之從容不長不揚中立之自贊也則畫中人是意中
人豈虛語哉若夫益齋先生影幀則特有異焉天然玉貌
整冠端拱束帶矜莊令人起敬何若是之偉也圖繪之傳
畫師之工庶可觀矣嗚乎先生際麗季事佛之世受業于
白上黨之門遠接濂洛之源當國家多艱之日竭誠如甯
武子之忠以濟社稷之危其德行忠勤載在麗史至今耀
人耳目牧隱李先生親受薰炙而爲之序曰道德之首文章
之宗愼齋金先生亦爲之贊曰倡學東方大有功於吾道
如吾輒生惟生乎千載之下未得摳衣於光風霽月之中

躬奉其德音也余嘗過朗山李鍾霖瞻拜影幀堂宇時未訖工問貴門居朗累世蔚爲南省望族而何揭虔先生之稽緩也主人曰奉安眞像已有三四處矣且事重議分有志未遑去冬宗議詢同今才新刱也余曰先生之神之在東方如水之在地中雖家家崇奉未爲不可在本孫何嫌乎多且棟宇之壯麗倍於他閣李氏追遠裕後之誠此可知矣其亦盛哉要余記之者李鍾霖圭安永雨也

詠歸亭記

亭以詠歸名何哉余嘗讀魯論至曾點言志詠而歸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每想其氣像慕其胷次擬作詠歸之所

者久矣庚申春家弟啓燁啓來來余言曰二親之四尺安在於轎峯之上夏築一亭於其下一以瞻掃而寓羹墻一以風浴而廓胷次不亦可乎余乃蹶然起曰是余志也君其圖之乃命匠鳩財以是年七月始役粤三年壬戌竣功嗚乎啓燁未得一日塤篪於此而不幸死矣以是年端陽日落之是亭也翼然臨于江上江名汭陽一派自師峯來知師道之所存二源自迦智山來爲智者之所樂兩派合流渟滀而爲潭爲池彎于亭之下可以濯纓濯足左有源泉晝夜潺湲可以洗耳滌腸若夫西南林壑之蔚然濬秀江畔臺石之星羅碁置松間之返照竹裏之明月岸柳庭

花之相映沙鷗林鶯之交飛亦足以供文人墨客一時之登臨也每於春和景明與冠童數十人風乎浴乎或講論于此或飲射于此興至則詠詠已則歸以是爲暮年消遣法彼一世之狂瀾驚濤安能入於此亭之中乎顧余湔陋雖不敢比擬於曾賢之風流氣像風乎此不讓於舞雩矣浴乎此亦不讓於沂水矣詠而歸亦不讓於點也則吾之名吾亭不亦宜乎後之登此亭而風浴詠歸者視吾之今日亦將猶吾之視曾點之昔日矣是爲記

閔忠正公血竹記

竹之爲物也異於凡草木其幹直有特立不可拔之像其

節貞有剛勁不可屈之勢其氣寒有凜然不可犯之威是故君子愛之實于庭鋤雜草剪惡木使得遂其性不惟竹然人之異於衆者亦猶是矣嗚乎惟我朝鮮閔輔國泳煥即一人中之竹也方其立朝也國步斯艱島夷虎眈羣小張導國不能不已雖以公之特立剛勁凜然之姿亦無如之何則只有一從容就義而已短刀自刎不止一再而其熱血流湊處忽有二叢竹透軒挺出於北寒素無竹之地而又不根于土枝枝葉葉無非是忠義之氣鍾門而觀瞻者日以數萬計莫不瞠眼甜舌眞千萬古所未聞奇異之事也或曰天欲著公之忠節而使之化出若爾則古今天

下忠節之士何限而未曾有此而獨於公乎有之余則以爲忠魂義魄烈烈之氣凝而不散奪天地之造化化而爲竹者也噫向使同朝之僚有如公者幾人同寅協恭能斥島夷黜羣小如鋤雜草剪惡木拔茅連茹以彙而征則滿廷之竹叢叢皆閔忠正矣彼島夷羣小將於此竹何哉吁可嘆也余亦愛竹者雖未及目竊瀫欽慕其貞忠孤節而爲之記俾後之覽者皆知公爲不可援不可屈不可犯之竹云爾

葛天翁幽庄記

余讀五柳先生傳至其自擬以葛天之民未嘗不三復也

古昔之聖哲非不多也而獨擧葛天氏何哉盖其微意固有在矣自中古以後姦僞日滋天下日亂上古則淳厖無僞故自謂羲皇之人葛天之民歟盖先生際晉之末宋之初辭斗米於彭澤幡然歸來耕秫種豆拾絮鋤草菊露寫史葛巾漉酒東籬明月北牕清風千載之下有足令人頑廉懦立朱夫子特書以晉處士者豈其徒爾哉嗚乎冠山之北寧山之陽有一處士曰金潛鉉頗以操守文學見稱値世滄桑晦跡林泉尚志畎畝改名曰潛鉉自號曰葛天作詩而詠之作歌而唱之以寓歎世之意盖其所居之村未必稱以栗里所飲之酒亦未必漉以葛巾而種秫鋤豆

卽淵明之事業也撫松採菊亦淵明之志趣也以葛天民自比固其宜也余於淵明之節義素所欽豔而欲學焉翁今自比淵明則其亦抵掌之叔敖典型之伯諧矣此余之所以見翁如淵明而但未知淵明之肯讓葛天於翁否也

跋

門案跋

族有族之譜家有家之乘系代瞭然昭穆詳焉則門之案無已疊乎然花樹之會桃李之園凡在序倫之地不可無年行之別則考覽之簡便莫門案若也嗚乎惟我魏姓自羅麗名公巨卿昭載國乘而本朝有習讀公之文學生員

公諱晉秀進士公諱鯤號唐谷生五兄弟判書公卽其第西房也壬辰之亂其嵬勳偉蹟載在史乘及譜牒不必架牀而忠孝世德詩禮家風盖可知矣玄孫剩翁先生幼而穎悟長益篤學爲世所推本鄉及興陽諸郡之親炙者至今慕誦焉惜乎大門案之廢而不修近二十年以宗議之不一也自判書公派別欲修案而宗議之未決又數年矣可勝歎哉宗孫啓煥族叔琮權言曰會不可再議不可合則自剩餘翁派爲始如何曰然才過袒免而散居他坊未知某也叔某也姪某也祖某也孫其不至於路人者幾稀矣此所以案不可不修也然爲叔祖之行者當盡其叔祖

之道爲姪孫之列者當盡其姪孫之道其道則愛敬而已然則雖已散居惇睦之風豈遽讓於張氏之九世陳氏之七百同居共食也哉三從兄啓宖既爲之序徵余而跋余亦案中人不敢辭畧書如右

明岡遺稿跋

岐陽我冠山珠玉之淵海也有蘊櫝而藏之者曰明岡處士白公奉欽自謂以大明遺民際此陽道晦塞之世欲以明德之工牖明羣蒙則其爲號之義可知已晩聞淵齋宋先生之南遊至綾州雙峯請問明德之義甚被推奬其鑿井洞琴詩怡然自得不下於古人之作且其斥洋詩曰心

却言攻死不休攘夷歌曰長夜何時淨妖氛其憂世濟溺之志槩可想矣每誦重庵金先生海居觀物詩音調悲暢聊以遣懷悵然久之曰數百年來無此作矣與一二同志講禮爲春秋之約設鄉飲禮喜而作詩其導之以禮之義溢乎辭表至於經義答問支分節解盡發蘊奧得其肯綮而至其修德制行之密則門弟奠祭之文知友挽誄之詞已皆詳備不復架疊焉嗚乎惜哉天胡生此才德而使之不達不壽又其奪之速如是耶其胤子永龜奉遺稿請余一言余以菲陋廢閣觚墨已有年矣然於公早有同研之誼且以經筵同選共赴館學誼不敢辭遂爲之跋

六有集跋

文雖曰貫道之器而文藝委也德行源也其源未長則委流之涸可立而待彼其德行之不本而徒以文藝而已者往往失於浮夸隱怪豈足貫道云乎哉六有白公崛起南服矜式士林而嘗就正于蘆重兩先生之門烏頭之力久而不去且其學尤於談性說理明白緊切本源旣深教誨不倦尊攘之義邪正之辨截不可犯昭乎如昏衢之燭屹乎若頹波之柱其實德實行諸賢狀誌悉矣程書節要撮其肯綮者以為日用律身之資至若書牘詩章簡易平淡天然祛彫飾可見其源混混委流自達也門弟二三人謀

付剞劂而俾余置一言余固非其人而且松翁大筆詳之無遺余何敢贅辭益固而請益勤乃敢爲說曰惜乎公之著不爲不多而初不爲傳後之計故巾衍所收只若干篇然一臠可以知全鼎後之覽者勿求其富麗而要得其體裁則亦何患乎不多也

箴

自警箴

養性月就作德日休積善有慶寡言無尤忠孝樞紐利義盾矛好問自裕當疑莫留誠要心正道先身修靜裏常閒分外勿求慮危安中思難忿頭自儉貧樂工勤學優知幾

無辱遏欲何憂見賢心愛臨事每謀防色能壽戒酒不差
琴書惟娛博奕莫遊

九容箴

足令最下一舉莫縱動止常愼進退必恐跬步安詳貞履
審重　右足容
當措進業姿動有凶慢弛惰習端拱整容無事靜斂坐立
必恭　右手容
定我眼睫尊其瞻觀上面則傲下帶莫看不可流眄息明
必端　右目容
語言飲食開閉時以復圭自戒坤囊無恥屑與齒合守缾

必止　　右口容

當聲乃聲時時存省噦噫莫出形氣每整檢攝不雜和怡

必靜　　右聲容

頭兮最上不可偏側坐立常正動靜必飭古人有云心亦

要直　　右頭容

唾洟克敬夙夜愼獨鼻息調和聲氣止宿不可麤慢造次

必肅　　右氣容

不跛不倚中立身直端拱惟正齊整無側儼然其像可曰

有德　　右立容

整爾顔色乾乾自強溫恭接物團和有常壹是修身君子

必莊　右色容

九思箴

視爲心則無蔽穩精鑑空炯照水止至清非禮勿睹恒思
曰明　右視思

耳惟聽德靜愼不聾非禮勿聆無聲不通閑邪存誠恒思
曰聰　右聽思

和舒顔色動察靜存齊整乃好忿厲莫言嚴威不可恒思
溫溫　右色思

齊整端莊一身儀容德基團和氣銷慢容制外安內貌曰
思恭　右貌思

言是樞機不妄慎終己肆物忤出好與戎榮辱所召曰從
思忠　右言思

作心發事以安德性做了從容任他平正主一無適作所
曰敬　右事思

有疑審思詢蕘有訓當思勿質不知莫隱不恥自裕禮自
好問　右疑思

有忿必懲德性栗寬義理以勝血氣自安戒鬪忍詬恒思
後難　右忿思

財毋苟得後利諦視忘私有取當禮受餽入悖出悖恒思
合義　右見得思

銘

復齋銘 倣朱夫子復齋銘

靜存動察循性眞兮惟日覲復養其神兮陽始生一萬物含春兮佩符勿失懷古人兮藹然此念省吾身兮伏雷如作而和氣必伸兮

李侯容泰興學碑銘

修安聖位正養蒙功蘇湖學法鄒魯儒風約規勵俗絃歌有聲百度隨擧起我諸生

節度使徐公光復碑銘

省刑簡重蠲稅克淸蒼生銘口冰蘗有聲

李侯 根豐 碑銘

勸耕野闢講學民淳蠲布恩渥除馱意眞城完家給巷謠是因

金侯 宅圭 碑銘

侯來何暮召父杜母矯整宮結捐減戶布桑維南飛河虎北渡我誦我銘歌于道路火田革瘼土處復蘇木銘奚壽金石是圖

文公 五潤 施惠碑銘

老於稼圃用阜厥財孝友爲政文學是培傾囊恤里捐金補坊龜趺螭頭永世播芳

文桂洪頌惠碑銘

征利旁午獨輯峽民忘私循義超俗施仁歲債減息臘租救貧織歛樵唱嗟我同隣

李侯熹翼碑銘

興廢意眞奬學風淳畱願蒙福再莅施仁

觀察使康公鎔九碑銘

開田革瘼貧人得蘇水如洞澈金石永圖

全釆奎頌惠碑銘

承順家訓懷物好施遍户補役同閑賙飢

朱漢珏孝行碑銘

盡誠神感刲股天回雪冰呈鱉咸曰孝哉

文貞源施德碑銘

陰行斗粟任往舠羹儉已施衆洞口銘謠

風乎臺碑銘

點瑟千載步臺泝風袷衣新着衿懷正通灑落其像清明

在躬際茲和煦嗟我冠童

孫鳳洋施惠碑銘

隨歎賭減恤窮價輕超俗警衆口銘登程

上梁文

通政大夫魏公啓性施惠碑閣上梁文

伏以擔賦減租輕施四鄰之窮乏鐫鐵立閣永樹百世之
名聲乃若惠人允矣君子粤惟通政魏公冠山華閥判書
賢仍孝友奉誨曾復縣監兄之遺墟詩禮傳家幸承剩餘
翁之清德念今者立碑之意盖隣里紀績之心勤儉率身
或擔數十家之烟役菲薄減租非徒一二人之歲收美哉
刻書於石頭幾看行人之指點猗歟立鐵於路面應作鄉
里之豔欽肆構閣於酉卯之基乃竪碑於丙辰之歲水回
路轉惟通衢之可觀村繞野開寔佳氣之攸萃龜趺龍角
煥矣維新翬棟鷰簷輪焉孔固玆將移建之晝閣大揭施
恵之嘉名風雨不渝看丹雘之新畫車馬攸過見門墻之

築高惟燀燿而表揚爲先人之不忘肯構堂而改建寔後
孫之盡誠將千秋之口銘實萬人之目覩玆綴短唱助擧
脩梁
兒郎偉抛梁東百世能忘施惠風一石千秋可堪語行人
指點設無窮
兒郎偉抛梁南案峯高秀滴蒼嵐泛茫眼界臨平野翬棟
如飛燕語喃
兒郎偉抛梁西斗峯山下路高低行人往往看碑字百刧
千塵也不迷
兒郎偉抛梁北遠山遙水皆呈色猗歟施惠碑三字樵牧

襟紳過必式
兒郎偉抛梁上週遭山勢如屛障假令雨洗兼風磨萬口
有碑長不忘
兒郎偉抛梁下卽看大道通前野飄然一閣樹風聲行客
有時來駐馬
伏願上梁之後棟宇孔固風雨攸除於萬斯年不億其麗

鳳德齋上梁文

伏以旣作室而肯構咸仰賢父老教育之方先相宅而始
經復覩佳子弟講習之業地因逐賢好天若待人成惟我
丹山齋宮魏文兩家麗鮮古閥聚財造契五六世淳風不

休構齋講文八九師學行幷稱念一洞建齋之所盖數代尙學之基師以敎友以文人稱某也賢某也學仁之處禮之訓客道誰者居誰者堂冬禮樂夏詩書聿睹速朋之會春廷試秋鄕解幾鳴初榜之名噫彼黌堂陳廢之時嗟我里社齋鬱之際出作入息父兄少樂育之誠飽食煖衣生徒無肄業之所天豈理也興廢不常地或然乎頹圮已久迺克承於先志肆詢同於僉謀乙干卯支乃洞運之回泰庚坐甲向寔地理之奇觀安礎立柱第觀無期而會捐財助役可占不日而成玆將新建之功庶望丕闡之理國師峯巒逶迤結局師所存道所存迦智山水汪洋渟波智者

樂仁者樂上棟下宇輪焉孔固可見庠舍之容西序東膠
煥矣維新克勤絃誦之習旣就儒林之夙篤庶幾學徒之
爭趍龍可勒乎應合月川之暮雨鳳其鳴矣必翔丹山之
朝陽賓主盡於東南師弟會於遠邇子弟升堂而入室綿
厚祿之猶餘冠童日就月將睠眞工之益勵兹騰六偉之
歌助舉五梁之役
兒郎偉抛梁東萬丈轎峯瑞日紅天使斯文應不墜後生
長挹魯鄒風
兒郎偉抛梁南翬棟朝飛燕語喃鍾毓英才應不少尖峯
如筆列台三

兒郎偉抛梁西斗輪峯下夕陽低書聲終日碎如玉幾使
行人駐馬蹄
兒郎偉抛梁北定宿方中拱一極斗峯秀色鬱葱𤤻幾箇
英髦鍾氣得
兒郎偉抛梁上霄漢蒼蒼遙可仰佇看鳳凰覽德輝鵷雛
無數家家養
兒郎偉抛梁下混混源泉流不舍戒爾兒曹須勉旃盈科
直向滄溟瀉
伏願上梁之後堂室鞏固風雨攸除生徒益繁春秋靡懈
遊藝圃而業篤看道德之必修闢書帷而工勤占科第之

幷作

詠歸亭上梁文

述夫久營築於別業乃知化翁秘藏之區肇錫亭以嘉名盖取曾賢詠歸之義居然泉石樂我泌衡惟主人迂志疎才晦名遯世松桂之盟已固富貴於我浮雲桑榆之景遽催光陰如斯逝水念吾今日作亭之意盖是暮年棲息之謀瞻先墓之松楸宜有勿剪勿伐之戒樂芳園之桃李詎無一觴一詠之遊已有十數年經營未遑三數間結構肆鑿基於庚申之歲乃定礎於卯酉之原林茂石開寔佳氣之攸萃峯回路轉豁別區之可觀美哉背山而臨流乃知

仁者智者之樂居然上棟而下宇可見輪焉奐焉之功玆
將新建之華楣遂揭詠歸之嘉扁想千仞之眞像如聽沂
水之歌挹百世之遺風似聞雩壇之瑟從容杯觴得西南
之朋友優遊風浴伴五七之冠童栽五柳彈五絃空爾悅
親戚踏一花毀一石非吾佳子孫玆綴巴音以助郢匠

兒郎偉抛梁東千秋日月大明紅暮春巾服逍遙處錯比
疎慵點也風

兒郎偉抛梁南案峯高秀列台三子孫世世多鍾毓指證
堪輿不枉談

兒郎偉抛梁西斗峯齊月半輪低冠童歌詠歸來晚白石

明沙十里溪
兒郎偉抛梁北簇簇雲山呈秀色恰似鳳凰千仞翔至今
後學猶矜式
兒郎偉抛梁上轎峯環匝如屛障省楸晨夕感尤深想見
先靈時陟降
兒郎偉抛梁下桑麻春雨開平野汭陽江水接沂源何似
當年風浴者
伏願上梁之後風雨攸除棟宇是固歲歲年年詠而歸也
吾與點也各言子子孫孫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

江城院講堂上梁文 代作

伏以表額增秩於兩朝曾蒙邦家貤贈之典立遺構堂於
古址第觀儒林講修之規成毁在天依歸有地伏惟我三
憂堂楓庵兩先生憂國安社有祖是孫早抛衣於陶山載
李子之行錄曾保節於松社著杜門之忠賢念一門建院
之基盖兩賢合享之所江城華額敢荷列聖朝之優賢月
川遺墟曾傳先儒士之尊德春秋享祀式薦俎豆之陳月
朔講磨咸睹冠弁之會噫彼院宇輟享之日嗟我士林齋
鬱之秋宗黨如斯久闕追慕之禮精靈所在未覩來格之
儀千里餽餉之功後生於何考德萬家衣被之澤小兒猶
能知名肆詢謀之僉同信公議之攸在賜額回甲重逢乙

干巳支之年享壇用丁復覩巽坐乾向之地理無往而不復傳百世而宗師昭兹來而可觀垂九代而幹蠱玆有重營之議復見新造之功同宗相應而聚財生彩於有恥之地闔境不期而助役增輝於永平之家東房西齋齊禴之方秩然仍舊上棟下宇燕居之處煥矣維新維因多士之誠心少紓億麗之孝思龜礎長伏朝吸汭江之歸霞翬棟高飛夕含仁山之返照地固因人而美事若待今而成綿餘祿於後昆星布而碁置壯宏規於永世山高而水長玆綴六偉之短歌以助五間之脩梁

兒郎偉抛梁東月川川上日輪紅居人不復呼寒者何似

當年衣被功
兒郞偉抛梁南燕子飛高賀語喃九九三三冠弁會愧余
白髮已毿毿
兒郞偉抛梁西月出山光半欲低講堂復起斯文在庶見
東邦一變齊
兒郞偉抛梁北思君臺古瞻星極葛蘆山脈晋餘蔭赫赫
本支均八域
兒郞偉抛梁上精魂不泯陪天仗先生遺像於何看有月
前川光大放
兒郞偉抛梁下行人指點過前野汭陽江水醴源長孝子

慈孫何象也

伏願上梁之後孔固風雨永享春秋承祀事於趍庭拚忠孝而世篤慕賢禮於入室講詩書而藝遊

祝文

詠歸亭開基祭祝文

天開此地地必待人營築精舍棟宇惟新山高水長百世永傳神其保佑俾無後艱

鳳德齋新建開基祭祝文

有村有齋古有遺制舊齋廢久今建新基神其保佑俾無後艱道德文章輩出此間堂室永固生徒日盛科慶幷出

百世永昌

詠歸亭竣功祭祝文

亭榭旣成棟宇鞏固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爰居爰處攸芋攸寧揭額詠歸春秋風詠子孫永昌傳之百世神其保佑俾無灾害屛逐猛獸驅出邪魔

九龍沼祈雨祭祝文

迦智水宮神龍所宅源發灌漑有旱必禱天胡爲怒聽高閟澤土焦川涸秧乾麥枯蒼生可憐赤子何蘇纔種如焚茫茫赤土伏惟明神萬民是怙矜民無辜驅魃除虐有渰凄凄解雷便作雨我禾黍歲躋豐樂賽此嚴威庶歆洞酌

丹山洑祭祝文

築洑于此春秋幾經兩水合流一坊賴生通溝食飲作農灌漑四時渟滀爲利最鉅有村有洑實賴神佑緣何近歲暴雨所湊莎飛石走飲渴苗枯一坊詢議竭力贊扶因其舊洑土累石層今玆新完如山如陵萬年鞏固不潰不崩謹用酒牲祇薦于神冥冥以佑永保萬春

驅蟲祭祝文

天生烝民以食爲天民食惟艱種苗在田有何害蟲食我禾苗捕捉難除野夫叫號田祖有神霧斂電掃蟊賊螟螣秉畀炎火爾界此疆無害無災實粟實穎神惟賜哉保我

生靈阜我財兮

鑿井祝文

人生天地非水莫活水由地中掘井乃得井井其水源源瀉出不舍晝夜乃炊乃飮活我千家不渫不貪卜地擇辰今玆用鑿伏惟尊神引其水脈保佑永世混混不息

祭文

祭勉庵崔先生文

嗚乎哀哉天實有意篤生我公百世之師萬古之忠如水有河如山有嵩屹然砥柱頽波之中風雨昏衢一燭其紅樂在陋巷簞瓢屢空敎育英才匪求童蒙千秋眞源閩洛

與通繼往開來今之晦翁平生敵愾一片丹衷如星拱北
如水必東宗社將傾漆憂忡忡屢度封章盡瘁鞠躬進善
退邪庶達　聖聰島夷侵我八域紛訌羣小前倀乃鼠乃
蟲鳥獸之羣不可與同先生舉義遠邇嚮風載援我劒載
張我弓殲厥醜類攘除姦凶一鼓奏凱賀諸蒼穹千里轉
戰矢盡道窮緣數之奇李廣無功馬島青山忽墜文虹黃
鵠垂翅無計脫籠北海雪窖井斷帛鴻餓士一粒義肚羞
充斷火七日怡然以終天日無光陰雨冥濛棟梁摧折誰
支我宮士失樞衣歎其德崇廷之補袞惜其才豐嗟余小
子生而晚夢立雪十年寸未進工然猶不拒眷愛加隆曩

違執策多慚馬僮葬未攀紼徒切私恫敢將雜綿淚眼自矇不昧之靈倘鑒私衷

祭主倅李公(熹翼)文

伏以善慶百世咸仰福祿連綿之休仁壽六旬聿驗康莊來去之理敬述恩眷敢哭情私伏惟我公以月沙之後仍承玉壺之先業邦安柱石曾是宰相經綸世襲簪組允茲文章軌範念仁厚之賦性蓋和敬而率身名占榜頭早聞少年之才譽位登泮長幾見多士之品題承世清白孰不頌於召杜之恩補袞忠丹是所望於棟梁之器何幸熊幡不屈而見烏帽俯臨杏壇絃歌重修夫子之廟淵谷俎豆

仍治先賢之祠越自辛丑以來求士若渴仍推己子之愛
視民如傷昔在寶城鄰績宿聞暫移金陵輿情齎鬱潁川
一年之借同冦君之願晉淮陽十載之居異長孺之臥治
立約正俗復覩藍田之鄉設講命師咸頌潮州之德嗚乎
哀哉奈一境之無福遽九原之有行千里戴星之行尤切
鯉庭罔極之痛四載看雲之思那堪鴒原割半之悲齎咨
士林僉曰賢太守今已去合鄉吏校皆云吾使道復何看
冠山如頓泗水欲咽嗚乎啓玫素以劣愚枉被包容私分
濫於門徐居之日公事少於至偃室之時將謂百年必爲
鼎席之老豈意一朝遽作玉京之仙嗚乎哀哉敢撰蕪章

以和雍曲順年非不壽獨自憾於我公休治皆謂仁願永錫於祚胤

祭仲父謙山公文

嗚乎痛哉喬嶽鍾靈奎宿降彩篤生我公幼而岐嶷才器出天聰睿絶人王考晩圃公嚴而訓之愛而教之六七歲始教以孝經曰此是事親之大節爲人子者不可不先讀汝必體認而力行焉又授通史曰此是古來歷代之書學者不可不讀也乃日誦數十行日記數十言晩圃公拊其背而驚嘆八歲又授小學曰此是小子入學之初程必須心玩而理會焉又曰長大門戶繼傳文獻惟在於爾自後

擇師而教擇友而交喜其將就之工期其擴充之量而十
三三課讀經傳涉獵子書過目輒誦吐辭爲句其卓越之
稟翹楚之才有足超人一層矣十有五六動止中矩文藝
日進屹如大人巨儒其於白場鄉會也到處捷尢老成宿
儒愛而驚歎曰剩餘翁存齋公後復有此子可謂魏氏家
文獻繼出後生可畏吾輩當避此子放出一頭地也潑工
六體之文撥蹟百家之書才有懷瑾握瑜之美心藏吐鳳
摛驪之奇百戰京鄉常慕善寫者四五人口呼手題前問
後答少無遲滯觀者環堵莫不歎賞而三十年京華未登
榮科其亦世道降而然歟抑亦命道窮而然歟惟公平生

孝友敦睦性又儉素衣縕袍而不恥甘簞瓢而自樂常訓子姪曰若有華服燦佩耽喫麴糵沉冒女色遊戲博奕者非吾佳子姪矣自四十以後遂棄功令之學日覽禮家之書曰道在斯矣不棄小子之愚魯朝警暮責曰汝若不學吾家文獻有誰繼傳環顧一世文風掃地事半功倍此時爲然汝其勉之以余鹵莽雖曰服膺而常恃叔父之百歲長存自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脚未踏九分之地功已虧一簣之山竊有愧於阮氏之咸杜家之武人莫不有叔父莫如我叔父之愛之人莫不有子姪莫如我叔父之教之嗚乎痛哉公自癸未早春幹正吾門譜役常在長川齋閣

至秋嬰疾或歇或劇而自十一月歸後遂以沉重臥起須人嗚乎痛哉門運衰歟斯文喪歟常謂六十吾之正命而奄忽至此公之生於世只四十九年嗚乎痛哉棟梁已摧大廈誰支萬川奔流狂瀾誰廻以顔子之仁而未壽以韓愈之文而亦窮後生小子於何而考德於誰而質疑雖愚夫愚婦莫不嘆惜曰如此禮行如斯文學天何奪之速也況在子姪之私謂如何哉嗚乎痛哉胷噎肝摧援筆淚落不能述平生之萬一而畧陳大槩以達痛苦之情不昧之靈庶幾歆格

祭三從兄參奉公 啓性 文

嗚乎哀哉貞忠丕績錄判書公之世德詩禮遺業傳剩餘
翁之家風因父祖之舊基敦隣戚之厚誼生財之道用寡
積善之家慶餘嗚乎哀哉曰我公之名稱在吾鄉而齒德
七十荆室偕老白髮之情九旬萱闈起舞斑衣之戲雖値
同氣之痛於妙年幸添通政之榮於晩節陶瓦建屋金石
竪碑迨去冬而漸危庶回陽而復氣形端體固惟可擬於
耆文之壽對疾吸湯奈無效於蔘茸之材天胡嗇於其年
人所望於全福嗟吾公之遽化必列仙之相迎賢閤撫棺
而呼恨未同於生死孝胤攀體而哭更何睹於儀型婦孺
匍匐鄉鄰嗟惜勝友臨堂幾投陳公之轄嘉賓滿座每盈

孔氏之樽勸讀兒孫助婚族戚嗚乎哀哉公之在世未滿七旬我以叙行不踰八寸學同師傅幾共數十年之鉛槧親若弟兄每伴五六歲之篠驂有病相審多時慰問至老彌篤間日跟隨殞終幸參幽明永隔多士孰紼花輀莫催與誰論襟王京寥寂風藏陽向地占龍回之岡山迴水轉天借牛眠之兆題此哀誄爲敘親情靈其有知嗚乎庶監

祭三從兄縣監公 啓来 文

嗚乎哀哉有生有死古來賢愚貴賤之所不可免者而未有若公之抱大志未能一試而遽爾奄忽爾也公平生外嚴內和語人必以格致上眞工教子必以修齊中要旨凡

於詩若文造詣甚篤至於醫藥算數之書無不通貫又於易理最工世人徒知公之才之名而未知公之學之德之如此吁可惜也公每恨早失所怙未遂弄雛斑彩之誠而中年又値棣園之悲其間慘禍有不可言以是添病累年調治或重或輕至於難救命乎天乎嗚乎哀哉公之於吾年長六歲而有數十年同榻之誼又有京鄉試同苦之情則豈徒以其同堂之親袒免之誼而已哉余自正月作京洛之行而公以二月到京同館而觀光其爲欣豁謂如何哉余則三月還家五月初以腋瘇累月困苦公自求禮來即爲問病日科還之年未副其還則有此身厄其時病顔

稍蘇吾謂大揚吾姓必在我公而邑宰一名非其素志故泱然有遯世之志嘗曰考槃於艮田之澗療飢於錦帳之水一世榮辱置於白雲之外吾復何求乎孰知宿病添劇紅顏白髮奄作列仙之賓天不可諶仁不可恃門運衰歟吾道窮歟短幅哀辭聊達私衷嗚乎哀哉

祭三從兄丹溪公 啓宏 文

嗚乎惟公崛起南服知名鄉鄰詩禮古家孝友其人奉嚴侍藥臥起七年甘毳誠養竭力後先繼慈九十身近八旬斑斕爲娛孰如其仁友弟共幔愛客投轄爲親擇壙事先竪碣有業青氈無恙白髮友琴之痛六旬有餘堂有樽酒

壁掛圖書晩翁獨秀復陽廻時芳遺祚錫慶餘謨貽神彩
端凝每歎儒像又長筆翰冠冕鄉黨侍公才德大闡寒門
虛蘊櫝玉萬事敝雲獲陪多年倫情最殷公非不壽在我
添恫敢將親覿聊寫哀衷

祭白六有齋（永直）文

嗚乎惟靈天賦溫仁德基獅岳降彩佛山呈奇粵自齠齔
才德超爽言無疾遽行合矩規蔬水堪樂簞瓢不憂誠悅
論孟篤信程朱斥邪扶正志勁言柔和氣望接從容道謀
孝養兩親惇敍族隣天胡無子世亦不辰嗚乎哀哉處亂
志壯臨事慮淺偕老白髮育英青衿北海懸帳西河闢帷

誨螟恩重幹蠱謨貽余知公悉自少託姻論學講禮連晝
達晨遵言濟亂賴教養真嗚乎哀哉康寧好德稀二昇雲
仁未大壽承訃何云鄉隣含痛嬬孺齎咨扶脈其執考德
於何若假數歲庶見陽春幸訪考德少施經綸嗚乎哀哉
西美道遠堪歌採苓實非阿好無愧此銘情邐執紼援筆
淚零靈其有識尚鑒冥冥

祭李戴升文

嗚乎人之有生必有死理之常也然若其壽與不壽係乎
人之仁與不仁而跖之壽顏之夭則理之乖也如兒未壽
亦可謂理之乖也然而年過半百幸免夭逝亦可謂其理

信歟公之平生事親至孝生事之以禮愉色婉容親癠數
年藥必先嘗嚌指刲股死葬之以禮三年行素朝夕謁墓
雖祈寒盛暑必往省掃鄰里感歎至以孝狀登聞于官其
他飭躬齊家敦族卹隣凡可以範世警俗者又可以一一
道哉嗚乎往年問疾之日見公臥起須人而教其子姪與
村秀才尋行數墨且其與我嘆世酬韻如平日然謂其清
明之在躬庶望待春而瘳孰知斯人也之疾竟遂至於不
起乎念余同庚之誼自少同閈同研晚忝楷誼卽當躬往
匍匐而緣於世擾竟未執紼遽當祥碁是可曰情禮耶但
有一言之奉慰者三枝實樹餘蔭長春則夫子所訓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者信不可誣九原之目庶其瞑矣平日相知者亦可以是自慰也耶

祭李友 碩雨 文

嗚乎公自齠齔養性率眞孝友克世渾和接人奉慈白髮守家青氈日湲棣院春滿芝田居在鄰境幸得楷連論道誼厚款世言諄謂兄魁器必躋七旬遽爾止此涕泗沾巾替酌菲飲畧敘姻親德湖如咽月山欲嚬琴絃隨絶嗟未朞年情同一穴痛含四隣靈其不泯庶幾歆焉

祭金瑨洛中文

嗚乎哀哉天生斯人之才之德而何奪之速也惟君簪纓

世族忠孝家法蒐爲南省望閥越自齠齡才藝超倫儀形挺凡見者稱嘆且念先公只有一子實心勸學自初上塾朝夕往覵勤勤勸奬不畏風雪稍長使之負笈從師而躬自負粮如此勉學世所罕覩君亦遵其家訓自幼無雜儺之戲屹如老成篤於爲學文藝日就筆法楷正人稱金門中興賴有此子曩余過杏園滯雨宿齋室見君才貌問而知其爲宣傳公第二房孫心甚欽嘆而歸嘗擇壻之初自忖于心曰壻苟賢矣安知他日不富貴乎決意定婚以丙申臘月成禮宗族里人觀者無不稱歎余早見見慘晚育二男一女女是長也且以其二代一女故愛之尤異於人

而儀容女工可謂貞淑爾之夫婦如此吾無所恨矣歲在
戊戌余遭內艱庚子又遭外艱君之夫妻幹其大小如左
右手自是君或晩來則思之如渴月一來拜晝則答問經
義夜則講論修齊之方處世之要義是翁壻情猶父子君
之天質聰敏論人論事無所滯碍余常謂十世將家又將
賴君而一振之余於癸卯秋忽遭光府之變君適來隨至
羅州東倉囹夜步走呈書于觀察府因得中路解免其智
勇不可及也往年春又遭賊變幾至殞軀君又適來終宵
不寐扶而臥起藥餌不絕賴而得蘇其誠意亦足感人人
孰無壻如君者幾人余雖無冰淸之操而愛君玉潤之貌

何日可忘冬間聞爲齋校之任余謂士識俎豆之制可也而第年少出入慮害於工也臘月吊李侯翌日暮至君家見君顔色枯瘁大懼曰此何狀也答云吊李侯入城還即重痛余因勗之以倍加調護臘後早來君曰諾所以新年來日望跫音而十日夕忽聞病劇療事未得往問只得送倅送醫十四日朝後訃音忽至不哭不言惘然如失哀傷慘怛五內如裂安知臘後早來之約竟爲千秋之永別乎隣里婦孺莫不號泣而歎惜況爲婦翁者謂如何哉嗚乎哀哉古人云夙成非大成之器果非虛語也天何豐其才而嗇其壽耶旣嗇其壽則胡不錫一男以嗣其世而使吾

女抱終天無涯之痛耶病不能勸藥葬不能執紼此是情耶義耶臨楮援筆肝摧胷塞畧具菲奠以慰其靈靈其知耶未耶嗚乎哀哉

墓碣銘

童蒙教官農軒魏公墓碣銘 幷序

冠山北丹山洞後嶝國屈峙上峯負丙之原有四尺睾如者卽童蒙教官魏公壽藏之所也公諱奉良字處仲號農軒貫長興始祖諱鏡以大唐學士來仕新羅封懷州君懷卽今長興至麗朝諱繼廷官太師太保謚忠烈配享睿宗廟庭名公巨卿昭在麗史 我太祖應順之際諱种以閤

門祗候謀復本朝事覺杖流諱大器壬辰兵燹宣武原從一等勳行忠清水使寔公十一代祖也五世祖諱致厚自熊峙移居于谷城木寺洞虎谷子孫因居焉高祖諱榮璘曾祖諱昊祚號正軒祖諱棕號孝菴誠孝根天士林推重有鄉道薦考諱啓興號清庵勤儉成家文學超世從遊於盧劢齋光履之門有遺狀妣漢陽趙氏進士永璔女忠靖公諱仁沃后生公于木寺洞虎谷里第甲午十二月十六日午時也器宇端確性質剛毅幼時出鞠于外家外祖進士公奇而異之曰此兒聰明才局大異凡兒吾有孫二十人皆莫能逮者清菴公使之遊必有方擇師教之才讀經

史學習不倦名士碩儒皆稱奇才不幸十二遭外艱擧號
頓哭哀動傍人及葬與伯兄碩良盡買家產棺槨衣衾少
無遺憾十九遭內艱亦如前喪鄉人感嘆曰孝子生孝子
友愛彌篤常同枕被意氣豪邁僑居于嶺南名門士友日
與遊從焉權公昌燮世誼彌厚因醮長子于權門錦山立
大提碑其時昌燮子在允為光州牧相與謀役記水使公
一等勳書院毀撤後數十年院田盡沒於族人處與從姪
桂煥族弟世良呈鄉呈道僅得一區為壇享之資晚年以
先山墳墓盡在長興移居于有治坊丹山遯世韜名教子
孫以耕讀曰不稼不穡胡取禾兮不學不習卽近獸矣

高宗十年以孝薦除童蒙教官甲辰十一月十二日辰時
終享年七十一配南平文氏通政相儉女忠宣公益漸后
有壼範生二男長泰煥娶安東權氏哲浩女文靖公希正
后次敬煥娶坡平尹氏長房孫聖欽次房孫聖憲曾孫幼
不錄聖欽畧具狀請删潤爲墓文其意誠摯故力疾爲之
銘曰
忠烈遺裔節使後錄早遊湖洛氣豪志轂敦尚孝友勤教
耕讀不泯者石戒爾樵牧

嘉善大夫中樞府事郭公墓碣銘 幷序

公諱龜泰字洛瑞姓郭氏玄風人金紫光祿大夫諱鏡謚

正懿爲鼻祖進賢館大提學諱元振謚文憲爲公之十三代祖苞山府院君諱郛謚忠簡爲公之十一代祖自羅麗來忠孝烈爲東方顯閥高祖諱璘曾祖諱興懋僉正號伴松以壬辰宣武有錄券祖諱容將仕郞考諱希周有隱德妣全州李榮光女生一男元泰妣全州李馥女有壼範中子三月十三日生公天性根孝志體之養鄉里感歎戊寅奄遭外艱哀毁逾節食蔬廬墓一遵禮制家貧奉母祇儲屢空甘旨必供與伯氏又篤愛敬同枕共案隣里稱歎感者多矣晚愛溪山自任實移居寶城白也面龍巖洞日與道義之交講論經禮遯世無悶以行誼鄉薦特蒙嘉善甲

氏十月二十一日考終壽七十一墓龍巖洞子坐配貞夫人全州李重馥女柔嘉有德一心誠孝無違夫子生乙丑卒乙亥墓合封生二男有京有成有京生夢弼有成生夢說夢相曾玄不盡錄嗚乎公之嘉遯素履不見試於世不見知於人則於公雖不足爲加損而但其懿行美蹟之在人耳目而著於家狀者畧書如右謹爲之銘曰

瞻彼龍巖壽厥其阡孝恭貽後敦化承先警爾樵牧百世永傳

遺事

湖西水軍節度使魏公遺事

公姓魏氏諱大器身幹魁梧膂力超倫涉讀孫吳勇邁樊張彎弓八百斤早選武榜出爲加里浦僉使當龍蛇之變海南倅邊應鼎戰死朝命以公陞爲海南縣監宛城收卒以遏南寇之猖獗李忠武公聞公智勇以爲助戰都統將連捷於玉浦赤珍栗浦之戰斬級數千威名大振賊酋號爲紅面將軍相戒莫近又爲權元帥先鋒與武愍公黃進偕赴熊峙戰射殺賊將金甲者掩擊大破之進至安德院與弟大澤姪子舜廷及下弘達孔時億等合勢進擊達奏大捷已又往守珍山梨峴以禦錦山賊賊乘夜來襲公左右衝突或射或斬積屍遍野腥血成川癸巳又與黃進黃

璞等追至尙州赤巖斬獲甚多直入慶州九日間凡三十餘戰甲午又爲忠武公前鋒大破唐項賊焚滅倭船五十餘隻李公褒啓又製啓草曰臣今率數萬艘以紅面將軍魏大器爲先鋒直擣日本大坂城云云以投京城街上賊酋見而退縮乙未又與李億祺卞弘達及黃進黃璞進禦南原之賊自曉及午凡十餘合砲喝震天矢石如雨黃璞戰死公挺身叱咤殊死鏖戰因乘勝衝突賊畏縮不敢出于時倡義使金公千鎰崔公慶會被圍晉州告急請救其書曰一隅孤城蟻援已絕安危惟在足下公卽率精銳因夜就道及至城已陷因還海南以防沿海丁酉公匹馬歸

省于杏園舊第賊逾中寧山蔽野而至公翻身大呼曰爾不知紅面魏將軍在此乎遂奮躍超渡汭江賊衆懼不敢進直入府城拔東門二長楯又入鄉校取書冊以爲甲躍入水中遍身取濡盖欲紙甲之堅靭也兩手各持一楯徒搏格殺追至南浦大破之無一賊得逭者卽立木大書曰破賊亭獻馘數十于權元帥元帥極加稱賞卽爲褒啓陞訓鍊正擬除閫任陞資嘉善除湖西水軍節度使亂已錄宣武一等勳南原立忠良碑栗浦有沉倭港珍山梨峴立忠勳碑事載宣廟寶鑑賜錄券一秩享石川祠噫公忠勳勳勞固將百世不朽而雲仍零替遺蹟散逸當時忠勳皆

蒙贈謚贈爵而如公嵬勳偉蹟尚未蒙朝家崇褒之典可勝慨哉玆敢次其事行以備異日作史傳者採焉

參奉魏公遺事

長興魏氏系出新羅懷州君諱鏡始基于是府仍以世籍焉麗朝諱繼廷官侍中太師謚忠烈配享睿宗廟庭公之十三世祖也入 我朝有諱种官尚衣直長閤門祇侯生諱應龍通德郎生諱自溫生員遯于綾州諱宗亨爲公之高曾祖禰也公諱碩重字不傳早襲生烈性篤孝友從父參軍公常愛之曰吾家大宗幸由汝而昌矣以行義薦授寢郎公絶意榮利晦名韜跡焉贅居綾州結廬于華鶴山

下愛泉石而嘯詠自適敎子以忠孝對人以敬愛而陋巷簞瓢樂道晏然一室圖書嘯詠怡如㵋得考槃之趣焉以天年終墓在州南道林面秋洞酉坐原配綾城朱氏一男公瀰參奉孫男仁傑忠武衛曾孫男天佑文科縣監天保通德郎其後總若干人嗚乎公生于忠義之家好以名節自勵而不求仕進遯跡以終只以一命洽官題碑寥寥然無聞顧不惜哉又荐歷世愈久文獻無徵只有家狀亦且爛蠹公之十二代孫大權懼其將泯沒無傳也俾余識之故略敘以遺之

青陽縣監魏公遺事

公姓魏氏諱天佑字吉甫長興人高麗太師忠烈公諱繼
廷后也五代祖諱自溫生員始徙居綾城高祖諱宗亨曾
祖諱碩重參奉祖諱公溉參奉考諱仁傑忠武衛妣晉州
鄭氏公生有異質性又至孝家雖淸貧甘旨之供未嘗乏
焉嘗患親癠醫藥之節必心誠求之竟得神効人謂誠孝
所感忠衛公嘗發之期以遠大之器焉自幼嗜學淹博典
籍嘗讀書于山菴刻志篤學至握拳透爪師友皆異之逮
萬曆癸酉中生員試壬午捷文科辛卯選補校書館正字乙
未以著作行博士丙申以通禮院引儀守司憲府監察外
除慶尚都事以治績第一褒遷全羅都事暨歷徊歸鄕其

晝錦之貴省覲之孝鄕人爭相榮之移遷靑陽縣監治有
茂績秩滿而歸吏民追慕之有淸德碑壬寅守全州敎授
兼提督屬校官其職剔淸要內外履歷皆異數也配淑夫
人光山鄭氏參奉仁副女墓在州南世淸面漁里村後麓
乾向雙兆原生二男長弘源將仕郞丙子倡義應李雲巖
檄以勳行薦除興陽訓導不就次長源從仕郞訓導配箕
城丁氏進士巖秀女生一男諱俔繼配密陽朴氏生一男
諱傴從仕郞配綾城朱氏進士曄女生二男曰健曰俊其
餘曾玄不錄嗚乎公以窮經竗藝值國朝盛際聯步龍門
蜚英鴻達而居官盡忠榮親克孝可謂丈夫之能事畢矣

然而天不假年未展大施抑非命耶噫家藏遺稿沒入於兵燹而且狀德之文幽陰之誌逸而不傳於世殘仍零替至使先蹟有杞宋莫徵之慮故公之九世孫大權要余識之證諸遺狀畧敘如右以俟秉筆君子云爾